



埃尔多安“激活”塞浦路斯问题的算计



地球局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赵恩霆

11月15日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专机降落在塞浦路斯岛北部地区，对所谓“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”进行访问。其间，他还来到被土耳其军队占领，沦为“鬼城”46年的海滨度假地瓦罗沙，以“一次野餐”的形式庆祝所谓“北塞浦路斯”的“独立日”。

埃尔多安此举重新揭开了塞浦路斯问题的伤疤，严重刺激了主权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、希腊和欧盟的敏感神经。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斯直斥这是“前所未有的挑衅”，希腊谴责埃尔多安此访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，将诉诸欧盟理事会会议讨论。

塞浦路斯问题已存在了近半个世纪。位于东地中海，毗邻土耳其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塞浦路斯岛，曾是英国的殖民地，居民以希

腊族和土耳其族人为主，其中希腊族占大多数。

1959年，塞浦路斯当局与英国、希腊和土耳其三国签订协议，确立了独立后国家的基本架构和两大族群的权力分配方式。次年，上述四方签订条约，由英希土三国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、领土完整和安全；希土两国也订立条约，双方有在塞浦路斯驻军权。

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1960年8月，塞浦路斯宣布独立，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，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组成联合政府，希腊族人担任总统，土耳其族人担任副总统。但这种安排无法弥合两大族群之间的矛盾，双方不断爆发武装冲突，联合国维和部队在1964年进驻塞浦路斯岛。

后来，土耳其族人另立行政当局，显示出与塞浦路斯政府分庭抗礼的架势。1974年，希腊族军人发动政变，试图推动塞浦路斯实现与希腊合并的夙愿。土耳其随即出兵塞浦路斯，占领了该岛北部地区（约为全岛面积的37%），将土耳其族人北迁，同时有大量希腊族人被迫南迁，曾经

的海滨度假胜地瓦罗沙就是那时沦为“鬼城”的，因而此地极具象征意义。

从那时起，塞浦路斯陷入分裂，南北之间被一条长约300公里、称为“绿线”的联合国缓冲区分隔。在土耳其的支持下，塞浦路斯岛北部地区在1983年成立所谓“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”，仅获土耳其承认。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是塞浦路斯共和国，它是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成员国。此外，塞浦路斯岛上还有两处英国的军事基地区域。

位于岛屿中部的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也被“绿线”分割，所谓“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”也将其控制区域内的尼科西亚城区作为“首都”，此次埃尔多安的专机就降落在尼科西亚北部地区。

过去数十年来，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斡旋下，塞浦路斯两大族群之间，以及希腊、土耳其和英国参与下的五方对话，断断续续进行了数十年。上个月，埃尔多安语出惊人：“是时候支持一个‘两国方案’了。”此访等于重新“激活”了沉寂已久的塞浦路斯问题。

埃尔多安频繁拿塞浦路斯问题做文章，可谓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”。单就塞浦路斯南北分裂而言，现状改变与否，不会对土耳其在岛上的利益产生多大影响。埃尔多安的着眼点在海上——围绕东地中海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争端。

近年来，由于东地中海海域发现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，周边国家之间的能源之争愈演愈烈，今年夏天以来达到顶峰。土耳其接连派出多艘勘探船在塞浦路斯周边海域作业，由于塞浦路斯问题以及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岛屿专属经济区争端，各方就海上划界存在分歧。

为了扩大海上利益，土耳其介入利比亚局势，并与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海上划界备忘录，希望借此扩大东地中海海域专属经济区，占有更多能源勘探开采权。

此举遭到周边国家的集体反对，希腊、塞浦路斯、以色列、埃及等国之间通过双/多边能源合作和海上划界协议来相互确认海上利益，对抗土耳其的行动。

由于与土耳其关系紧张的塞

浦路斯和希腊都是欧盟成员，加之近年来土欧关系矛盾重重，希塞两国在与土耳其的纷争中获得了欧盟力挺，欧盟多次警告土耳其不要在能源争端和塞浦路斯问题上发起挑衅，威胁对其施加制裁，法国更是派军舰与希腊海军一道在争议海域联合军演。

曾经一心入欧的土耳其，如今已与欧盟“三观”不合。土耳其此番重新挑起塞浦路斯问题，宣称所谓“两国方案”，无疑是想坐实所谓“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”，借此向欧盟反施压，强化土耳其在地区争端中的关键地位，从而在海上争端中争取更大主动。

“激活”塞浦路斯问题，是土耳其近年来四面出击式外交的一部分。除了塑造地区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之外，也不排除有转移国内视线之嫌。今年以来，土耳其本币里拉贬值超30%，10月通胀率近50%，刚从2018年经济危机中走出来的土耳其经济再陷危机。埃尔多安已更换了央行行长和财长，但在疫情和经济难题之下，土耳其这个冬天不比欧盟好过到哪儿去。

对以和解，萨达特的“君子豹变”



一周史记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

1977年11月19日清晨，一架绘有埃及空军标志的波音707专机降落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，在以色列仪仗队的注目下，埃及总统萨达特走下悬梯，作为首位到访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踏上了这片土地，一场震动世界的访问就此开始。

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，这个国家一直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“眼中钉”。从1948年到1982年，中东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以色列爆发五次战争。其中，屡次担当反以联盟“带头大哥”的正是埃及。

1952年，埃及发生七月革命，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，推翻了法鲁克王朝，次年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。这次军事政变，震动整个阿拉伯世界。相比同时代欧美、东亚等地，当时中东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君主专制王朝统治之下。纳赛尔领导的这次革命具有示范效应，在他的理念中，中东阿拉伯国家可以整合为一个“阿拉伯合众国”，进而成为未来世界的一极。

在这种“泛阿拉伯主义”影响下，1958年，一个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问世，同年当时的北也门也加入其中，纳赛尔构想的“阿拉伯合众国”似乎在迅速成型。而且，赶走以色列成为这个泛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一大使命，埃及自然冲在了对以斗争的

第一线，依靠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与以色列“正面刚”。

然而，历次中东战争中，埃及领导的阿拉伯国家屡屡不是以色列的对手。特别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，以色列仅用6天时间就击溃了看似装备精良的埃及军队，占领整个西奈半岛，兵锋直指开罗。

1970年，纳赛尔逝世后，同样心怀“泛阿拉伯主义”的副手萨达特上台。但面对前几次中东战争的胜负局面，萨达特意识到再这样打下去，别说理想不能实现，埃及的生存也将成为问题。在痛苦的抉择后，萨达特决定为埃及找一条新路。

萨达特联合叙利亚在1973年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。在这场战争中，萨达特先以突袭打了以军

一个措手不及，而后命令埃及军队采取收缩策略。以军反应过来后，首先击溃了猛冲猛打的叙利亚军队，而后掉头进攻埃及。萨达特此时利用外交斡旋提出和谈，将埃及的损失降到了最低。

战争的结果虽然名义上双方打了个平手，但实际上以色列反败为胜，埃及适时和谈损失有限，叙利亚则元气大伤。萨达特意识到，以色列第一次被打疼了，和谈的时机也成熟了，于是立刻放出外交信号，最终促成43年前那次首访以色列。

1979年《埃以和约》在美国签订，此后埃及正式与以色列建交，以色列后来根据和约撤出西奈半岛，埃及的领土完整得到恢复。但萨达特此举的代价也很巨大，访问以色列之前，萨达特亲往叙利亚，

试图说服这个传统盟友，但当时的叙利亚领导人老阿萨德在听完萨达特的主张后勃然大怒。萨达特前脚刚走，叙利亚就宣布萨达特为“叛徒”，埃叙两国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，随之翻船的还有埃及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的威望。

在埃及国内，萨达特也不被人理解，很多民众，尤其是军人认为他背叛了纳赛尔，背叛了阿拉伯民族。于是，1981年的一次阅兵式上，四名假扮军人的极端分子用冲锋枪向主席台疯狂扫射，萨达特遇刺身亡。

“我们首先要基于现实，而后方能追寻理想。”这是萨达特遭遇质疑时的自我辩解。不管他对以色列的和解政策是否得到国内外的支持，他确实拯救了当时的埃及，做了身为埃及总统该做的事情。